

[英]戴维·丁布尔比(David Dimbleby)
选自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003年3月2日
朱雅文/译

曼德拉的奇妙世界

纳尔逊·曼德拉是享有声誉的政治家，受到每一个世界领导人的重视。可是，是否真的人人听从他的劝告？

曼德拉与克林顿

“给

我接通教皇和普京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吩咐他的长期任劳任怨的助手泽尔达。泽尔达是南非白人，总是负责接通打给曼德拉所熟识的真正政治名流的电话。很少有人不回电话。

只有塔博·姆贝基并不总是回电话，或许是对来自他的前人的劝告感到厌烦。曼德拉凌晨5点以后已经起床，完成了在他成年后每日始终遵守的锻炼，并已用完包括新鲜水果、玉米粉和酸奶的早餐。他已准备好完成每天由会晤、媒体采访、会议和络绎不绝的电话组成的工作。

这个指责托尼·布莱尔放弃大不列颠首相的职务、成为布什总统的外交大臣的人仍然声称布莱尔是朋友，与雅克·希拉克、菲德尔·卡斯特罗、格哈德·施罗德和许多其他世界领导人一样。

“现在我失去了权力，他们不认为我是一种威胁，”他说道。可是，他们是否真的听他的？“他们之中有些人是听的。”

由于在狱中一次膝盖受伤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现年84岁的曼德拉走起路来有点摇晃。但正如他所说，他没有显示出“从退休中退休”的意愿。他的电脑化工作日程登记簿表明，未来数月的每一个小时已被预定一空。这是一位仍然在职而不是已经退休的总统的工



作日程登记簿，上面有前往纽约、印尼和欧洲访问。除了会晤政治家和实业家，上面也有与影视明星、百万富翁、流行歌手和著名模特儿的约会。

他有机会与富翁和名人交往，他本人的超级明星地位使这种交往变得可能。他往往乘坐由一位沙特王子出借的私人喷气机，并在纽约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以及伦敦多尔切斯特饭店的一个豪华套房下榻。

可是，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教皇和普京总统无疑并不真的希望接受他的劝告。他们可能出于礼貌接听他的电话，但很难相信他们会受到重大影响。

情况并非始终如此。他所安排的一次交易导致卡扎菲把洛克比空难的疑犯梅格拉希送往海牙受审(接着出现在格拉斯哥，就判他

有罪和关押他的条件提出申诉)。

曼德拉的其他国际主动行动不那么成功。他的热心奔走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中不起作用，他的在刚果充当中间人的提议也没有结果。曼德拉对这些挫折不屑一顾。他说：“即使这么做没有生效，可你说出了你的观点。”

善讲故事的德国乡绅闵希豪生男爵(Baron Munchausen)说过一个马车夫的故事。他在一个冰冷的夜晚吹奏小号，但什么曲调也吹不出来，直到他到达一个旅馆，把乐器放在火炉旁边，所有的乐音才变得和谐，音乐声于是充斥房间。曼德拉在政治危机所产生的杂音中坚持让人听见声音是类似的做法。正如他经常所说的，坐牢27年使他获得了进行思考的宝贵时间。现在他希望世界得益于他的劝告。

虽然他是当代偶像，名扬天

下,受到普遍的尊敬,但他彬彬有礼,不装腔作势,吸引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他奉承男人,讨好女人。他的问候始终是相同的。对男人他总是说:“哈,很高兴见到你,大名鼎鼎的X先生。你看上去怎么如此年轻?比我最近一次见到你时年轻多了。”对年轻妇女他总是说:“嘿,你是否已经结婚?我有一个孙子。您务必与他结婚。”对儿童他总是说:“你是否努力学习?告诉你的同学,我喜欢他们。”如果他们询问他在狱中度过的岁月,他答道:“那段时间过得很快,因为我们是一群快乐的人。我们在狱中呆了很长时间,但我们变成了一群快乐的人。”

曼德拉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不愿回答过于深入地探究他的私生活或者情感的任何问题。他以前的领导者、前总统德克勒克说,“有时他会流露一丝苦味和怨恨,”而曼德拉并不隐瞒自己对那些实行种族隔离的人的鄙视。他说:“我当然看不起他们。他们受到全世界的鄙视。他们身穿漂亮西服和丝绸衬衫,打着丝织领带……他们外表堂堂但内心充满邪恶。”

曼德拉在狱中遭受的许多屈辱之一是,监狱当局故意破坏他的家庭生活。不允许他在子女年满16岁之前会见他们之中的任何人,不能参加无论是他母亲的还是他儿子的葬礼。看守们利用他的妻子温妮的被广为宣传的不忠行为。狱中禁止看报,但看守们留下一些剪报奚落他,上面的报道对温妮的行为进一步添油加醋。他们找到了破坏她的为数很少的探监的方式,使他们呆在一起的时间缩短。

曼德拉总是宽容地对待温妮,即使在她炫耀自己的通奸之后。他告诉我,当他仍在狱中时,非洲人国民大会就希望他与温妮离婚,但他拒绝了。她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重要支持者,并终身使用他的姓氏。

曼德拉说:“当她脱下裤子被

人抓住时……我始终牢记的一件事是,我娶了一个年轻女人。她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姑娘,在我离家3年后〔坐牢〕,诱惑对她来说太大了。她自然不能抵制。”

如今他有了新的妻子——莫桑比克第一任总统萨莫拉·马谢尔的遗孀格拉萨。他在80岁生日那一天与格拉萨结婚。他说:“我觉得,与她一起生活对我们俩将是天赐之福。”他断言,她帮助他懂得,如何不像过去那样以贵族的方式严厉对待自己的子女和孙辈。

就格拉萨而言,她对为曼德拉提供他从未有过的家庭生活感到自豪。她毫无顾虑地提供了有关他们的私人友谊的动人情景,而他是向来没有顾虑的。她说,正是在他们谈论政治时,她第一次感觉到“一种不同的温情,一种当你观察某人的眼神时的困窘,你觉得这不仅仅是尊重,不仅仅是智力的交流,而是比这更意味深长得多。当然,我暗自说,这是胡思乱想,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曼德拉开始寻找借口给她打电话,周末前往莫桑比克,与她和他的家人呆在一起。她说:“你知道,我感觉到我们在少年时代经历过的某种激动,相信生活和爱情是可能的。”他的求婚得到认真的考虑。她说:“他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他考虑如何打动你,而我必须承认,我感到温暖。他做得非常非常好。”

然而,她承认了一个失败。她未能说服他放慢节奏。她说:“我非常努力地尝试,直到我认识到,我在犯错误。他需要

变得非常忙碌。他十分清楚,如果他放慢节奏,他会觉得压抑。他会觉得,他不再被人需要。”所以,他们的婚姻与其说是他们相聚的标志,不如说是他们分离的标志。他们每天通过电话交谈,而曼德拉的工作人员承认,当她来到约翰内斯堡时,他会十分高兴。可是,她在莫桑比克从事积极的政治生活,而他在约翰内斯堡领导一个儿童慈善机构以及曼德拉基金会。这些慈善事业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不知疲倦地在世界各地奔走。

他每到一处都会筹集资金。捐款可能来自诸如奥普拉·温弗里(Oprah Winfrey)等美国电视明星,来自强大的公司、亿万富翁或者国家元首。他知道,他决不可能从无关紧要的小人物那儿获得什么。

人们提供捐赠部分地与他的名字的光彩有关。他们所需的回报可能是不太大的,或许是一张他们的英雄的照片,或许是他



曼德拉与名模纳奥米·坎贝尔

出席一次宴会或者在一次招待会上发表演讲等更实质性的礼物。

有时捐赠者的动机更复杂。在 多尔切斯特饭店,阿滕伯勒勋爵在结束有关拟议在特拉法尔加广场竖立曼德拉雕像的讨论之后,提到雀巢公司渴望在非洲重塑形象,可能愿意捐赠一笔钱,以换取与曼德拉合影的机会。阿滕伯勒勋爵解释说,雀巢公司如此渴望纠正其历史,以致如果曼德拉同意与雀巢公司合影,雀巢公司将捐赠 25 万英镑或者甚至 50 万英镑给他的基金会。

曼德拉的筹款方式惊人地直截了当。他曾在一次私人筹款宴会上看了一眼一个著名南非企业家递给他的一张支票,接着把支票递了回去,并说:“您这么吝惜,我感到遗憾。您的竞争对手〔他逐一说出名称〕正在兴旺地发展。我不希望事态对您来说变得更糟。”客人们尴尬地感到局促不安,但第二天他拿到了一张金额比最初翻了一番的支票。他所筹集的钱主要用于两项事业:教育和艾滋病。

后者对他来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当他竞选总统时,这种流行病已经根深蒂固,但他从不提及。

他的辩护是,他被告知,如果他提及艾滋病,他将输掉大选。他说:“我希望赢得大选,所以我不谈艾滋病……非洲人不希望你谈论艾滋病。我告诉他们,我们发生了这种流行病,如果我们不采取预防措施,这种病将毁灭我们的国家。请劝告你们的孩子,他们必须尽可能推迟性行为。每当他们发生性行为,让他们保持一个伴侣并且使用避孕套。我能看出,我在冒犯我的听众。他们感到恐怖。”

曼德拉在坐稳总统宝座之后,仍然不愿谈论艾滋病。法官埃德温·卡梅伦(Edwin Cameron)是著名的反艾滋病活动家,他本人也感染了艾滋病毒,他把如今艾滋病的流行规模归咎于曼德拉。他说:“他

比其他任何人更能影响年轻人的思想和行为。他具有圣徒般的、在某些方面几乎是上帝般的地位,来自这个人的信息将是有效的。他没有这么做。在 199 个方面,他是我们国家的救星。在第 200 个方面,他不是救星。”

曼德拉的辩解是,他没有时间集中关注这个问题。他说,他一心一意地努力防止国家陷入混乱,甚至陷入内战。每当他受到质疑,他总是接受批评。

自从他卸去总统职务以来,为弥补失去的时间,他把注意力集中于艾滋病灾难,这往往使他的后任姆贝基感到不快。他们的关系即使从最乐观的方面看也是棘手的。姆贝基担任副总统违背曼德拉的意愿,是强加给他的。姆贝基当上总统后对艾滋病的病因和疗法提出怀疑,从而使反艾滋病活动家感到气馁。

虽然曼德拉避免与姆贝基发生直接冲突,并且支持政府对第三世界治疗艾滋病药物的功效的谨慎评估,但他现在不断地奔走游说,要求采取预防艾滋病的措施,改善整个医疗保健体制,至关重要的是在需要的地方使用价格较低的抗艾滋病药物。

在一个目前受到恐怖主义幽灵困扰的世界上,曼德拉感到幸运的是,他的赞同把恐怖主义作为击败种族隔离制度的武器的立场已被人遗忘,也或许已被人原谅——他的 27 年牢狱之灾抵偿了这种过失。他的把恐怖手段用作武器的意图从未被付诸试验,部分地是因为他的破坏运动刚开始不久他就被捕了,部分地是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武装派别缺乏军事能力。可是,曼德拉的意图是确实存在的。

正是曼德拉首先敦促不情愿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采取暴力行动。他在自传的一个章节中写到,如果破坏活动失败,他将转向恐怖主义

和游击战。现在他排除了这个念头,并且坦诚地说,“我们从来不把目标对准平民。”

即使在其南非前白人对手看来,这种从叛逆者到偶像的转变也是完满的。归根结底,种族隔离制度的崩溃并不仅仅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施加压力的结果。种族隔离制度的垮台是因为它行不通。曼德拉现在受到尊敬,白人求助于他,希望他能把他们从即将发生的混乱中拯救出来。

作为出生在特拉斯凯一个王室家庭的天然领导者,他对自己是一个人上人的想法从来不泰然处之。他说:“你是一个半神半人的印象使我感到不安。我希望被看作只是一个普通人,既有美德,也有恶习。”可是,让人把他看作只是普通人已为时过晚。

他带我参观他在出生地特拉斯凯地区建造的房屋和农场。在他的院子内,有一间平房是他被关押在维克托—弗斯特监狱时所住的囚室的完整复制品,他从这个监狱开始谈判向黑人统治过渡。他希望为子孙后代保留这个囚室复制品。他说:“我只要有机会就回到这儿。这儿有我小时候玩耍的石头,也有我钓过鱼的河流。”现在他饲养家畜,其中大多数家畜是为了向他的劳动表示敬意而送给他的礼物。他讽刺地说:“穆加贝送给我一头公牛,但我想,他们已把他宰了。对小母牛来说,这头公牛太笨重了。”

这儿是他有一天可能退隐的地方,也将是他的埋葬之地。但迄今尚不是。在我们交谈时,一架空军直升机在飞扬的尘土中降落,引起一小群孩子的欢呼。曼德拉只是停顿了一下,告诉他们别忽视学习。他登上直升机,直升机打了一个弯,飞回约翰内斯堡。另一项任务正等着他。

对一个活着的传奇人物来说,没有安宁的生活可言。■